

良友文叢書

孟實文鈔

朱光潛著



書叢學文友良

鈔文實孟

著潛光朱

行印司公書圖友良海上

序

這個小冊子所搜集的雜文大半是近三年中零星發表的，其中也有幾篇如「小泉八雲」，「安諾德」，「詩人的孤寂」等還是在國外做學生時代的試作。「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這些雜文雖非「千古事」，它們沒有什麼好處，我自己却比旁人知道更清楚。我不讓它們埋在破爛朝報裏，除未能免俗之外，還有兩個原因：

一，它們代表十年以來我的興趣偏向，雖是一些散漫的理論文，篇篇都有我在裏面。它們可以說是一種單純的精神方面的自傳，雖是敝帚，亦是白珍。

二，它們所代表的趣味，雖不敢說是特殊的，和現在一般人的却也不盡同。我本來學心理學，後來半路出家研究文學，由文學名著轉到文學理論和美學，我的研究對象特別是詩。這條路似乎是中國一般研究文學者所輕視的。他們的注意都集中在比較重要的創作方面。這本是應該的。但是我從專幹創作的朋友們的談話中，深深地覺到他們的理論——他們瞧不起理論，其實也還在講理論，——往往缺乏極粗淺的邏輯線索和極基本的事實根據。因此，我想如果有一部分人以約翰生爲前車之鑑，少做些 *The Vanity of Human Wishes* 之類的詩，多做些 *Preface to Shakespeare* 之類的論文，對於將來的文壇也許不至於毫無裨補。創作文學和研究文學原來是兩回事。現在一般人似乎以爲非創作就不足與談研究，或以爲創作之外無研究，這種見解固然防礙研究的發展，對於創作自身，就長久之計說，也不見得有益。文學和其他藝術在現代，似乎已離開「自然流露」的階段而進到「有意刻劃」的階段了，是具有「自意識」的了，要想把理論的

研究一筆勾消，恐怕也很難吧。

這部小冊子也並沒有建設什麼理論，不過它的趣味是偏向理論方面的。這幾年中我在寫一部「文藝心理學」和一部「詩學」，這些雜文是抽空兒寫的。在那兩部書裏我用力對於文藝理論作有系統的研究，這些雜文多少流露一些做正經工作時的情趣和感想。

把這些雜文搜集在一塊的興頭是沈從文和趙家璧兩位先生惹起來的。內子今吾幫助校改錯字，也費了好些力。

二十五年二月北平慈慧殿。

目次

目次	1
序.....	一
我與文學.....	一
談學文藝的甘苦.....	六
談趣味.....	一五
談讀詩與趣味的培養.....	二二
詩的隱與顯.....	三二
詩的主觀與客觀.....	四七
從生理學觀點談詩的「氣勢」與「神韻」.....	五二
悲劇與人生的距離.....	六二

從「距離說」辯護中國藝術·····	六八
小泉八雲·····	八一
安諾德·····	一〇六
柏臘圖的詩人罪狀·····	一二五
詩人的孤寂·····	一四九
近代美學與文學批評·····	一五七
論小品文（一封公開的信）·····	一九九

我與文學

我生平有一種壞脾氣，每到市場去閒逛，見一樣就想買一樣。無論是怎樣無用的破銅破鐵，祇要我一時高興它，就保留不住腰包裏最後的一文錢。我做學問也是如此。今天丟開雪菜，去看守薰烟鼓測量反應動作，明天又丟開柏臘圖，去在古羅馬地道下陰森曲折的墳窟中溯「高楊式」大教寺的起源。我已經整整地做過三十年的學生，這三十年的光陰都是這樣東打一拳西踢一脚地過去了。

在現代社會制度和學問狀況之下，百科全書式的學者已經沒有存在的可能，一個人總得在許多同樣有趣的路徑之中選擇一條出來走。這已經成

爲學術界中不成文的憲法，所以讀書人初見面，都有一番寒暄套語：「您學哪一科？」「文科。」「哪一門？」「文學。」假如發問者也是學文學的，於是「哪一國文學？哪一方面？哪一時代？哪一個作者？」等問題就接着逼來了。我也屢次被人這樣一層緊逼一層地盤問過，雖然也照例回答，心中總不免有幾分羞意，我何嘗專門研究文學？何況是哪一方面和哪一時代的文學呢？

在許多歧途中，我也曾碰上文學這一條路，說來也頗堪一笑。我立志研究文學，完全由於字義的誤解。在我幼時所接觸的小智識階級中，「研究文學」四個字祇有兩種流行的涵義：做過幾首詩，發表幾篇文章，甚至於翻譯過幾篇伊索寓言或是安徒生童話，就算「研究文學」。其次隨便哼詩念念文章或是看看小說，也是「研究文學」。我幼時也歡喜哼詩念念文章，自以爲比做詩發表文章者固不敢望塵，若云哼詩念念文章即研究文學，則我亦何敢多讓？這是我走上文學路的一個大原因。

誰知道區區字義的誤解就誤了我半世的光陰！到歐洲後見到西方「研究文學」者所做的工作以及他們所有的準備，纔懂莊子海若望洋而嘆的比喻，纔知道「研究文學」這個玩藝兒並不像我原來所想像的那樣簡單，尤其不像我原來所想像的那樣有趣。文學並不是一條直路通天邊，由你埋頭一直向前走，就可以走到極境的。「研究文學」也要繞許多彎路，也要做許多乾燥辛苦的工作。學了英文還要學法文，學了法文還要學德文，希臘文，意大利文，印度文等等；時代的背景常把你拉到歷史哲學和宗教的範圍裏去；文藝原理又逼你去問津於圖畫，音樂，美學，心理學等等學問。這一場官司簡直沒有方法打得清！學科學的朋友們往往羨慕文學者天天可以逍閒自在地哼詩看小說是幸福，不像他們自己天天要埋頭記乾燥的公式，抽羅乾燥的事實。其實我心裏有苦說不出，早知道「研究文學」原來要這樣東奔西竄，悔不如學得一件手藝，備將來自食其力。我現在還時時存着學做小兒玩具或編籐器的念頭。學會做小兒玩具或編籐器，我還是可

以照舊吟詩念文章，但是遇到一般人對於「研究文學」者「專門哪一方面？」式的問題就可以名正言順地置之不理了。那是多麼痛快的一大解脫！

我這話並不是要唐突許多在外國大學中預備博士論文者，祇是向國內一般青年自道甘苦。青年們免不掉像我一樣有一個嗜好文藝的時期，在現代中國學風之中，也恐怕免不掉像我一樣以吟詩念文章爲「研究文學」。倘若他們再像我一樣因誤解字義而走上錯路，自然也難免有一日要懊悔。文藝像歷史哲學兩種學問一樣，有如金字塔，要鋪下一個很寬廣笨重的基礎，纔可以逐漸砌成一個尖頂出來。如果入手就想造成一個尖頂，結果祇有倒塌。中國學者對於西方文藝思想和政教已有半世紀的接觸了，而仍然是隔膜，不能不歸咎於祇想望尖頂而不肯顧到基礎。在文藝，哲學，歷史三種學問中，「專門」和「研究工作」種種好聽的名詞，在今日中國實在都還談不到。

這番話祇是一個已經失敗者對於將來想成功者的警告。如果不死心蹋地做基礎工作，哼哼詩念念文章可以，隨便做詩發表幾篇文章也可以，祇是不要去「研究文學」。像我費過二三十年工夫的人還要走回頭來學編籐器做小兒玩具，你說冤枉不冤枉！

（原載「我與文學」。）

談學文藝的甘苦

親愛的朋友們，

這個題目是丐尊先生出給我做的。他說常接到諸位的信，怪我近來少替中山生寫文章，現在中學生預備出「文藝特輯」，希望我說幾句切實的話。諸位的厚意實在叫我萬分慚愧。我從前常給諸位寫信時，自己還是一個青年，說話很自在，因為我知道諸位把我當作一個夥伴看待。眼睛一轉，我現在已經糊糊塗塗地闖進中年了。因為教書，和青年朋友們接觸的機會還是很多，但是我處處感覺到自己已從青年儕輩中落伍出來了。我雖然很想他們仍然把我看作他們中間一個人，但是彼此中間終於是隔有一層

什麼似的，至少是青年朋友們對於我存有幾分歧視。這是常使我覺得悲哀的一件事。我歇了許久沒有說話，一是沒有工夫去說，二是沒有興會去說，三是沒有勇氣去說。至於我心裏卻似一個多話的老年人困在寂寞裏面，常渴望有耐煩的年輕人聽他嘮叨地剖白心事。

我擔任的是文學課程。那些經院氣味十足的文藝理論不但諸位已聽膩了，連我自己也說膩了。平時習慣的謙恭不容許我說我自己，現在和朋友們通信，我不妨破一回例。我以爲切己的話纔是切實的話，所以我平時最愛看自傳，書信，日記之類赤裸裸地表白自己的文字。我假定你也是這樣想，所以在這封信裏我祇說一點切身的經驗。我所說的祇是一些零星的感想，請恕我蕪雜沒有系統。

我對於做人 and 做學問，都走過許多錯路。現在回想，也並不十分追悔。每個人的路都要由他自己摸索出來。錯路的教訓有時比任何教訓都更加深切。我有時幻想，如果上帝允許我把這半生的賬一筆勾消，再從頭走

我所理想的路，那是多麼一件快事！但是我也相信，人生來是「事後聰明」的，縱使上帝允許我「從頭再做好漢，」我也還得要走錯路。祇肯摸索，到頭總可以找出一條路來。世間祇有生來就不肯摸索的人纔會墮落在迷坑裏，永遠遇不着救星。

一般人常說，文藝是一種避風息涼的地方，在窮愁寂寞的時候，它可以給我們一點安慰。這話固然有些道理，但亦未必盡然。最感動人的文藝大半是苦悶的呼號。作者不但宣洩自己的苦悶，同時也替我們宣洩了苦悶，我們覺得暢快，正由於此。不過同時，偉大的作家們也傳授我們一點嘗受苦悶的敏感。人生世相，在健康的常人看，本來是不過爾爾，朦朧馬虎地過活，是最上的策略。認識文藝的人對於人生世相往往見出許多可驚可疑可痛哭流涕的地方，這種較異樣的認識往往不容許他抱駝鳥埋頭不看獵犬式的樂觀。這種認識固然不必定是十分澈底的，再進一步的認識也許使我們在衝突中見出調和。不過這種狂風暴雨之後的碧空晴日，大半是中

年人和老年人的收穫，而且古今中外的中年人和老年人之中有幾人真正得到這種收穫？苦悶的傳染性極大，而超脫苦悶的澈底解悟之難達到，恐怕更甚於駱駝穿過針孔。我對於西方文學的認識是從浪漫時代起。最初所學得的祇是拜倫式的傷感。我現在還記得在一個輪船上讀少年維特的煩惱，對着清風夕照中的河山悄然遐想，心神游離恍惚，找不得一個安頓處，因而想到自殺也許是唯一的出路；我現在還記得十五年前，——還是二十年前？——第一次讀濟茲的夜鶯歌，彷彿自己坐在花陰月下，嗅着薔薇的清芬，聽夜鶯的聲音越過一個山谷又一個山谷，以至於逐漸沈寂下去，猛然間覺得自己被遺棄在荒涼世界中，想悄悄靜靜地死在夜半的薔薇花香裏。這種少年時的熱情，幻想和癡念已算是煙消雲散了，現在回想起來，好像生兒養女的婦人打開塵封的箱篋，檢點處女時代的古老的衣裝，不免自嘲笑自己，然而在當時它們費了我多少徬徨，多少掙扎！

青年們大概都有一個時期酷愛浪漫派文學，都要中幾分傷感主義的